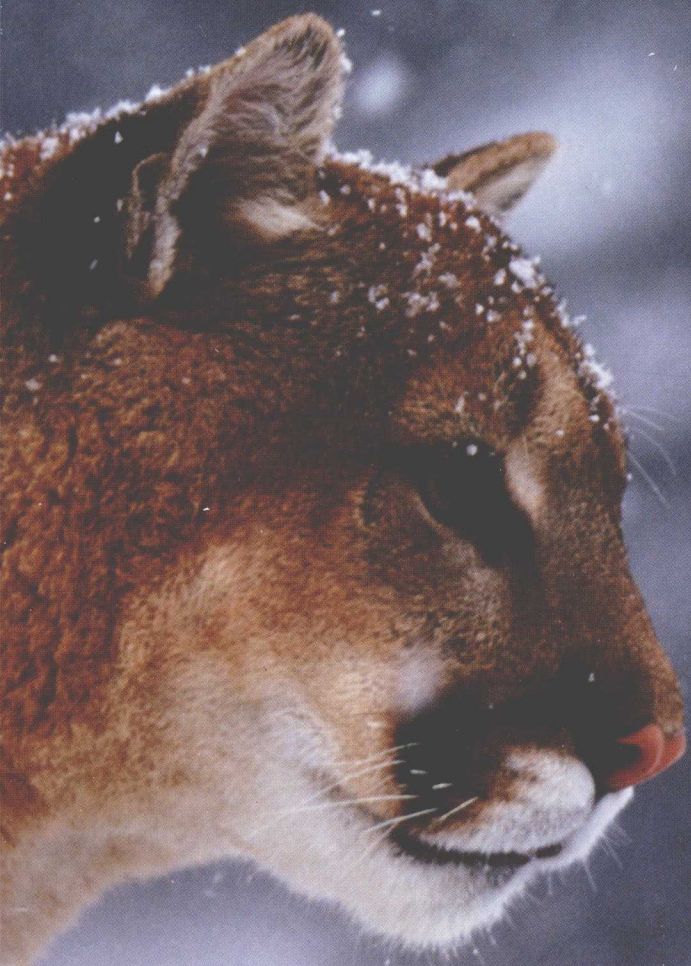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与动物对话

The Animal Dialogue

[美] 克雷格·查尔兹 著

韩玲 译

 中国城市出版社

与动物对话

The Animal Dialogues

[美] 克雷格·查尔兹 著

韩 玲 译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

图字:01-2009-268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动物对话/(美)查尔兹(Childs,C.)著;韩玲
译. —北京:中国城市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5074-2230-6

I. ①与… II. ①查…②韩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
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7364号

Copyright © 1997,2007 by Craig Child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China City Press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,Brown and
Company,New York,New York,US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策	划	王 立
责 任 编 辑	王月芳 唐 浒 黄 黄 彭 浪	
装 帧 设 计	彭文霞	
责任技术编辑	张建军 杨冬梅	
出 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	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 (邮编 100039)	
网 址	www.citypress.cn	
电 话	(010)63275378 (营销策划中心)	
传 真	(010)63489791 (营销策划中心)	
总 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 电话: (010) 52732057	
投 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	
经 销	新华书店	
印 刷	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	
字 数	210千字 印张18	
开 本	787x1092 (毫米) 1/16	
版 次	2010年5月第1版	
印 次	2010年5月第1次印刷	
定 价	28.80元	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52732057

目 录

作者的话 / 1
遇见动物的时刻 / 3

动物界

动物 / 11

食肉类

熊 / 19

郊狼 / 34

美洲狮 / 44

狗 / 61

浣熊 / 67

猫与鼠 / 73

美洲豹 / 81

鸟类

秃鹰 / 87

游隼 / 95

鹰 / 98

北美斑鹑 / 100

宽尾煌蜂鸟 / 110

渡鸦 / 112

大雕鹗 / 123

燕子 / 130

飞鸟 / 132

偶蹄类

雪羊 / 137

叉角羚 / 150

马鹿 / 158

大角羊 / 165

骆驼 / 175

骡鹿 / 188

其他

海公鱼 / 193

豪猪 / 200

螳螂 / 206

响尾蛇 / 209

海狮 / 219

红斑蟾蜍 / 226

虹鳟鱼 / 237

蚊子 / 245

乌贼 / 253

黄蜂 / 261

大青鲨 / 264

人 / 274

动物 / 277

致谢 / 281

下面的书页中所讲述的故事,有些最初出现在我 1997 年所写的一本名为《十字路口》(*Crossing Paths*)的书中,其他的则是自那时之后写的。这些故事读起来不必遵循任何顺序,也不用一口气读完。它们并没有按时间先后排列。实际上,我倒是希望,你,一个读者,偶然遇到了这本书,在一个书桌上发现它,书页正打开到一个关于美洲狮的段落,或者你翻阅着它,直到被 15 只巫师般渡鸦的凝视所吸引。这便是每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的方式:不期而遇,呼吸骤然停止。如果你是那种坚持要从头读到尾的人,我建议你开始每个新章节前喝口清水。更好的做法是,我建议你读下一个故事之前,打开门到只有小鸟和窥探的浣熊会看到你的树林中走一走。或者,如果方便的话,到有蜥蜴和长耳大野兔的沙漠中走一走。捧一抔泥土,在唇间尝尝它的味道。从溪流或是基岩水洞的清澈潭渊喝口水。回到住处,这本书正在桌子上等着你。拉过一把椅子,看看其他的野生动物会来和你说些什么。

很小的时候,天亮前我便醒来,抓起床边的小背包向外面走去。包里装着一个线圈便笺,一支削好的铅笔,用纸袋包好的早餐,还有一个从旧货商店买的按键超大的录音机。我走出门去,经过四邻八舍,来到一片满是红翅黑鹂的田野边。我拿出录音机,它们殷勤而无序的声音像股票市场上四起的叫嚷。我按下录音键,静静地听着。

后来我继续走到其他树下,其他地方,录下鸟叫的声音。我轻轻地咬着冰冷的吐司面包。做好记录:时间,地点,鸟的样子。我的字很难看,歪歪扭扭的,典型的小学生字体。我特别希望字能写得像个大人。偶尔我会用铅笔画些圈,这样看上去像连笔。我做着记录,一行不够的话,便把单词的最后一个或两个字母放到下一行。这很重要,像任何其他事一样重要。而我呢,仿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仿佛我了解鸟。而实际上我并不了解,我只知道它们会飞,而且飞得很好。我咬着铅笔,若有沉思地“嗯”着,像我见过的大人那样。

我带着录音机,在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脉以东的田野中走着。一天中的这个时候醒来,是很少见的事,感觉像是自己的生日或是感恩节。以前我从来不知道日出是这么绚烂,不知道当它照在你面庞上的时候,你都能切实触摸到色彩的样子。我幻想着跑到树林里去,变成一个流浪者,一个

隐士,可是很快 60 分钟的磁带就录完了。我回了家,再次吃了顿早饭。

几十年的时间里,我从未听说过约翰·詹姆斯·奥杜邦^①、阿尔多·李奥帕德^②、安·兹温格^③。几十年的时间里我摸索着走近大地。我非常显眼地暴露在灰熊和蜂鸟面前。我吹去小道上的尘土,肚子贴地穿过森林去看动物。我的卡车埋在新墨西哥州土路上车轴深的沙堆里。我成为北美沙漠中的水源向导,带着城市里来的年轻学生到荒野中去,教给他们如何通过气味儿找到郊狼,如何让塔兰托狼蛛爬过自己的手掌。我攀援峡谷,寻找所有的恐惧、沉寂和荒野中驿动的绝妙生灵。

现在我常出去行走,有时候是一百英里,一连几周、几个月环绕着山脊或是沿着峡谷。更常做的是下午走上 1/4 英里,在树林里来回地走动,找个软和的地方坐坐。我的眼睛会习惯性地瞄准形状和动作,如果我看到任何动物,那全都是不期而遇。不知道称职的追踪者是如何做的——选择一种动物,然后找到它。我选择了郊狼,找到的是滂沱大雨的一天。选择了马鹿,找到的是鹿鼠。然后是美洲狮从我背后跃出,而我正蹲着察看它的脚印。

要看到动物,你必须首先保持静止。你也许要在城市涵洞的黑暗中蜷上三个晚上,然后看到浣熊来了。你也许要在冻土上赤身坐着,然后让灰熊看到。或者,你只是需要亲自到那里,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,突然一队背部通红的火蜥蜴不紧不慢地从路的一端爬到另一端。这个时候你必须离开汽车,在公路上四肢着地趴着。不过要小心,不要碰到它们,因为指纹上的弱酸会腐蚀它们的背部。你和某种动物的不期而遇,也许会像响尾蛇的“嗞嗞”声一样让人吃惊而迅速,也许你还会有时间记录下风向的变化和每天光影的移动。

每次我见到动物的时刻,都像是利刀戳进了布料。从这些刺戳的洞中我能够看到第二个世界,那里有关于进化、饥饿、死亡的故事。其中还穿

① 约翰·詹姆斯·奥杜邦(John James Audubon,1785—1851),美国画家、博物学家,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作“美国国宝”。

② 阿尔多·李奥帕德(Aldo Leopold,1887—1948),美国著名生态学家,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。

③ 安·兹温格(Ann Zwinger,1925—),美国自然历史作家,代表作为《奔腾的河流》。

插了物种历史、猎捕者和猎物之间的关系，穿插了如同雪地中的血迹那样玄妙的生命。我曾与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知道这方面情况的人交谈。我曾在发霉的博物馆地下室那一堆堆头骨和骸骨中翻找，阅读实地生物学家的报告。但是，故事扣人心弦之处仍在户外。

我是在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河边，在一个向导处看到那只大蓝鹭的。我们正在一场漂流旅行结束之际清理行李。敞开的冰块盒子，疲倦的人们。抬设备的手都干燥、皲裂开，流出了血，在这个季节中是常有的事情。我身后的一个人叫我向上看，我把脑袋抬出冰块盒子。进入视线上方20英里处的是一只大蓝鹭。它的翼幅有些恐怖，像个飞翔的恐龙，蛇一样的脖子向前直伸，长长的腿拖于其后。它到达我们头顶正中的电话线杆后，翅膀变了样子。羽毛展开像是完全鼓起的降落伞。它们停顿在空中，这对半球状的翅膀突然间占的空间比我们两个人合起来还要大。它似花样滑冰般柔韧而典雅地落在电话线杆顶上。翅膀在外侧略停了一会儿，身体摇摆着找到平衡，然后翅膀收了回去。

“上帝啊，看看那只鸟。”我身后有人说。是啊，上帝，我看着呢。从头到脚，它有将近五英尺高，呈现出微妙的铁青色，能骗过人的眼睛。它环顾了一圈下面的拖车房屋和漂流用具。从我们的角度上看去，我们能径直看到它的身体。它的头色彩很丰富，有对比度很强的灰色和蓝色，还有军刀一样黄色的喙。它的头在长长的脖子上保持着平衡，完全脱离开身体自由地转动。它头部的动作本身便是一种语言，后面头骨的重量同前面很轻的喙保持着平衡。

人们走过来搬运行李，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。我们没有动，两个人安静地看着这只鸟，被它吸引，仿佛它是一个魔术师。每天都会在河上看到这些蓝鹭，从河岸上展翅飞起，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白鹭中偏转方向。看着它们总是等到最后时刻才起飞和鸣叫，仿佛是在怀疑你竟然这样厚颜无耻，走得这样近。但是却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它。不是这样径直看到上面，不会直接看到它的眼睛。现在既然蓝鹭离得这样近，你便想问些问题。但是你不能，你说不出一个词。你只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盯着它，因为它随时

可能突然飞走。你将要记起自己是谁,生活又将重新开始。我们两个是一个物种的成员,这个物种以修路、艺术创作,以及宣称高于其他物种而闻名。作为理性的动物,我们提出很多问题,给出长篇累牍的答案,但是此刻我们却死亡般安静。蓝鹭控制了我们。它是一个昂首阔步者,耐心而安静,在它等待着注视着浅水中的鱼时,时间都凝滞成了冰。它高踞于电话线杆上,纤细而尖利的脚趾盖住了所有的边沿。它抖了抖羽毛,转头向后用嘴啄了啄,整理好胸部钢丝般的羽毛,那些羽毛尖窃窃私语般地散开。它的眼睛向下斜视,当你的食物在脚底下游来游去时,这一适应性的变化便会很有用。

你无法看着这只鸟,而后作出谁比谁更高级的结论。渡鸦百科全书般的词汇不比红斑蟾蜍用皮肤饮水的能力更让人羡慕。人类破解世界的嗜好不比叉角羚大得出奇的眼睛更显价值。

人们继续来回走着。炉子和干燥的纸箱被运来运去,排放了一遍又一遍。结扣一个个打起来——双半结,车夫结,称人结,酒瓶结——把设备固定在货车顶上,扎起防水油布和长短不一的绳索。蓝鹭的脖子略微缩成S形,重心转移到下面。你会在它们起飞前看到这一动作,而且它们总是略停一下,仿佛是要确定好正是出发的时机。它翅膀张开,在蓝天的映衬下闪动起来。拍动一下,它便离开了电话线杆。拍动两下,三下,它便滑翔开来。空气托起它的身体,变成一种有固定形状却是看不到的泥土。那只大鸟向我们发出磨细的叫声,向西朝着科罗拉多河飞去,回到沙漠和水源中,远离向导处和拖车房屋,这里在世世代代蓝鹭的记忆中,曾经是沙漠和水源。它早已飞走了。

我身后的那个人只是说着“嗯”。除此以外,还能说什么呢?

你看到了这些,即便是你无意去看。你走出房屋,动物们会发现你,即便是你并不知道它们在那里。无论你是否善于观察,是否有好奇心,无论你是否有所觉察,是否情愿,或是无动于衷,它们都会找到你。它们在你周围活动,留下各种大小不同、步态各异的印迹,不同数量和形状的脚趾印和爪子印,在把身体的重量压向地面,注视着你的时候,留下了标记。它们的气味儿有着羊毛的甜味儿,或是丰饶的泥土所带有的黑蔗糖浆的味道。在这

种不起眼但又昭著的丰富中,总会有形式和功能上的亮点。而宇宙,不过是一个装着各样巧妙设计的无底摸彩袋。

这本书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个结集。在动物们停留的时刻,尽可能长时间地注视它们。这些经历现在转化成为文字,就像是要用木棍搭起一个天空。动词与名词,并不总能改变这片天空的天气。在炎热的日子里它们也许不会干裂开。即便是我的眼睛也有说谎的时候,看着一只虎鲨,却不知道它的形状和方向;耳朵也有误导的时候,比如在一个峡谷中谛听美洲狮的声音。

我写这本书,希望能分享自己所见证的诸多微妙,希望能在最原始的背景下培养起对动物的熟悉感。有时我显出渎神般的自大,而后学着安静下来。仅是在观察短尾鼬雪地脚印的过程中,我就受到了性格和精确度方面的指导。当然,一次相遇便会有一个即演的戏剧,但是要知道,在这一时刻之外,是漫长而华丽的生存轨迹。

动物的生活在臆想之外。它远远超出了科学论文和营地篝火旁故事的范围。它像呼吸一样真实。它像孩子的语言一样意义重大。

动物界

动物

动物们在窥视。它们正躲在树林中,有的头扭到背后看过来,有的从树枝的缝隙间偷偷瞧着。我们在树下前行,鞋底踩得干树枝啪啪直响,柔软、肥厚的蘑菇也踩瘪了下去。

我的同伴停下了脚步。

“你听到了吗?”

我也停了下来,听着一树林鸟雀的啾啾声。

“什么?”我问。

“什么东西走到了那边,”他说,“一种动物。”

我们都竭力向树林深处看去。

我16岁了,和朋友在怀俄明州西部的山林中迷了路。倒不是完全迷路,只是不清楚所在的确切位置——只知道是在提顿山没有道路的侧翼上,头顶上是稻草人一样的大树。那天早上,我们随便在公路上找了个点,闯进树林深处,里面没有任何路标。我们想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。小包背在肩上,里面装着水和一些食物。我们没有地图,没有指南针,没有哨

子、照明弹，或是帐篷。我们口袋里的刀子，还有身上穿的衣服——所有这些都是平日哪儿也不去时的装备。

我和朋友透过千万片斑驳的树影向树林深处望去，一切都是静止的，树梢忽然弹动了一下，一只棕褐色的小鸟从一棵树轻快地飞到了另一棵树上。一路上我们总能听到动物走动和抓挠的声音，驼踏着重重的蹄音在周围缓慢地走动，松鼠们在头顶上吱吱叫着，指责着我们的入侵。可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这为数不多的几样动物了，其他的一切都隐没在连成一片的树干后。我眯起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些。

“那动物有多大？”我问。

“很大，”他说，“我看不到它，但听动静块头很大。”

“我看不到。”

“我也看不到。”

至此我们眼前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于是继续走下去，在树枝下猫着腰，手脚并用，把那块头抛在脑后——管它是什么呢。这是片野生森林，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，我们东倒西歪的，脚踩在井盖般枯死的树桩上，胫骨受着折磨。我们的手在前面乱舞，清除掉树枝和一缕缕干枯的带状苔藓。蜘蛛网像拉发线一样缠在嘴唇上、额头上、胳膊上。我们已经沿着山坡爬了几个小时，走过无数原始的路途，都不知道要怎么返回。

前方，我们发现地上有一大块动物粪便，于是走上前去，汗水顺着眼眉直流，又被我们用手背擦去。这块粪便看上去像一大罐倒在地上的肉末，里面全是坚果壳和黑色的消化过的肉渣。

“是熊。”朋友说。

“没错，”我同意，“很大的一只。”

“是灰熊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灰熊的粪便什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朋友朝我咧嘴笑笑。“要真是灰熊怎么办？”他很是兴奋地说。

我们应该很兴奋吗？我想着。至少比紧张要强。我不想看到那只熊。只是喜欢直觉中有一只在附近的感覺。

“我们继续走吧。”同伴说。

“好。”我赞成。

两个傻小子,那就走吧。

我们所要跟踪的是动物的踪迹,驼、马、熊经过时所留下的模糊迹象。甚至还有蹒跚的豪猪留下的低矮的空地随时可以利用一下。这些迹象不会存留很久,消失得和出现时一样突然,把我们留在茂密的树林里,只有鸟雀在我们上方发出警告,透过绿色的树冠叫喊着。我趴到一棵倒下的树旁,鼻子蹭到地面。我闻到腐烂的树叶和动物的气息。这是来自自然、几乎无形的菜品所含有的调料的味道:骨粉、山猫尿、木腐菌、虫子屎。这是我生活之外,在那些门窗、墙壁和电影屏幕之外的另一面。这是一片不属于人类的土地。动物们在这里行走,在地面上拉屎,清除掉挡路的树枝,睡觉时把草堆隆起。它们交流着,把信息以气味的方式留在树叶和树皮上,对着彼此啸叫,听得到很远的地方发出的声音。

我们继续前行,突然一只鹿蹦跳着跑开,蹄子重重地踏着地面。只有它那浅黄褐色的耳朵尖在蕨类植物和花楸丛上方隐约可见。我们试着寻找那只鹿,可它跑得太快,早就消失在了山谷中。随后,一只灰色的松鸦飞过来,落在树枝上,打探着我们是谁,它那柔和而好奇的眼睛紧紧地跟着我们。我感觉像是在荒野中叮叮当当地拉着易拉罐,惊动了栖息在自己私人花园的动物们。

稍远一点的地方传来一阵响声,听上去像是驼鹿的身体压垮枯树枝的声音。我和同伴都凝神不动,一边静听一边想着驼鹿的体重听上去不会和美洲狮一样。我踩上一块腐烂的树桩,还是什么也看不到。

“是什么?”同伴问。

“不知道。一个很大的动物,听上去像驼鹿。”我答着,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树林。

到了这个年纪,我已经习惯在没有大人的陪护下外出了。母亲曾试着让我参加少年棒球联合会,还有可笑的地方版本的童子军,但最终她只能将我赶出大门,让我去远足。父亲和母亲自己也远足,在野外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点。寒冷的亚利桑那州的清晨,父亲点起篝火,让我知道了威士